

越是关键时刻，贯彻落实中央政府新常态一系列改革举措就越要自觉。应当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也就是说除非是出现大的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危机，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动摇。

关键时刻， 应保持战略定力

文 | 本刊特约撰稿人 赵义

2018年注定是风云激荡、充满挑战的一年。中美贸易争端虽然无法解释事情的全部，但已经足以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互动和融合的历史。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纠纷，首先当然是利益纠纷，但因为美国的特殊地位，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纠纷又不能完全从具体利益角度来解释。

虽然若隐若现，但这样的纠纷有可能上升为体制和模式之争。这是我们在看待当前中美贸易争端的时候需要格外留意和关注的。如果是局限于经济全球化规则的分歧和博弈，那还是有很大谈判余地。事实上，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看到了最近一轮的经济全球化的问题所在，只不过因为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但毕竟在可以讨价还价的范围之内。而如果上升为体制和模式之争，那就意味着动员全部国家资源的一场较量。

显然，中国无意这样做，而美方虽然动作不断，但也远未到摊牌的时候。此时中国政府的一个重要表态是很有战略眼光的，那就是中国不会因为贸易纠纷就打断自己改革开放的进程。这是非常明智的。这个态度实际上就是不希望贸易纠纷打断自身的改革开放进程。具体来说，原因至少有两点。

一是如果说现在的贸易争端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规则之争，那么中国只有在进一步扩大开放中才能参与这个博弈，并且发挥自己的力量。二是看待贸易争端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也要跳出贸易纠纷来看，中国经济自身的问题，有的与美国有关系，但主要的恐怕和美国没有太大关系。

相反，由于贸易纠纷对经济的影响，我们更应该警惕回到老路上去，为了保增长，继续恶化原来的问题。比如金融去杠杆，同时我们又面临实体经济的货币信贷过紧，出现质疑去杠杆的声音。那么还要不要坚持金融去杠杆？如果放弃了这一条，那么势必就回到了高债务支撑高速度的老路上去。

这条老路还能走下去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最近市场流传出一份湖南省常德市政府在6月22日召开的化解政府债务的专题会议内容纪要，内容真假先不判断，但部分地方政府债务状况恶化是不争的事实。据统计，2018年全年地方政府债到期量为8389亿元，较2017年的2400亿元大幅攀升。还本付息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采取“置换”手段。“置换”其实是以中央政府信用作为担保的，也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否则银行系统也会受到很大影响。这争取了时间，但这样的时间显然是留给改革的，不是为了再来一次高举债的高速度。

因此，越是关键时刻，贯彻落实中央政府新常态一系列改革举措就越要自觉。应当保持

足够的战略定力，也就是说除非是出现大的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危机，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动摇。正如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最近指出的：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搞清楚了，才能解决经济形势怎么看的问题，才能知道应该干什么。如果以为仍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就会不遗余力、不惜代价保增长，就会犯历史性错误。出发点错了，以后的事，都会错。

在中美贸易纠纷的背景下，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意义也凸显出来。以前我们很少从国际视野来看待这个改革，其实这个改革对中国进一步开放也很重要。40年前和40年后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不是一个量级的，如今中国经济的体量太大了，问题的性质就会变化，比如强大的制造能力带来的产能过剩，巨大的消费能力对国际市场供需格局的影响等。这也是中国输出通胀言论一直存在的基本原因。实际上，中国制造的出口主要是可替代性很强的低端制造，我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应对被替代的需要，也是扩大自身内需驱动力的要求。

因此，贸易纠纷也是我们推进改革的契机，尤其是市场化改革。如今的规则之争，归根到底是市场经济之争。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说法是“公平竞争”。对此，我们应当认真研究，有的必须反驳回去，坚持自己的立场，比如强制性转移技术，其实过去多年我们常常总结的一条教训恰恰是市场为什么没有换来技术。而对于政府介入市场和企业的问题，则需要仔细梳理，应当承认我们的市场化改革还不够。贸易纠纷给了我们一个系统布置和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机会。

比如说政府采购的公平，中国于2008年1月签署了加入GPA的申请书，并向WTO秘书处递交了初步出价清单。可以预计，中国将加入WTO的《政府采购协议》（GPA）谈判。

同时对于国内各类政府补贴也要及时清理，尤其是按照WTO协议和国内上位法进行规范，可以考虑进行合适的缩减。

而无论是何种所有制性质的企业，一个基本要求是“现代企业”。今年中央领导人几次提到国有企业要建成现代企业，这是有深意的。

“现代企业”是进行国际经济竞争和规则博弈的基础，这和企业是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道理是一样的。对国有企业，现在的问题是方向十分明确的改革也要搞试点，也要层层审批，有时候这种审批其实是推卸责任或者说怕担责任。

“方向十分明确”，意思是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分离，国有资本所有权属于国家，但国有资本的使用权是企业，国有资本的经营权应该是企业家。把企业家变成搞经营都要层层汇报请示的“干部”，这就与十分明确的改革方向不符，应当纠正过来。

“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贸易纠纷应当让我们更加坚定了自己要做的事情，而不是重压之下回到老路上去。□

